# 舞春云

第一回刘公央媒提亲事

诗曰：

瑶姿玉骨吐芬香，百花名内羡花王；

东君昨夜施甘泽，满树琼葩带露芳。

自古姻缘天定，不由人才谋求，有缘千里亦相投，对面无缘不遇，仙境桃花出水，宫中红叶传沟，三生簿上风流，何用冰人开口。这首《西江月》词，大致说人的姻缘，乃前生注定，非人力可以勉强，姑且不沦。

话说大宋景佑年间，杭州府，有一人姓刘名泽贵，医家出身。其妻田氏，生得一对儿女。儿子唤做刘胜，年当弱冠，仪表非俗，已聘下张寡妇的女儿秋萍为妻。那刘胜自幼攻书学业已成。到十六岁上，刘泽贵欲令他弃了书本，习学医业。

刘胜立志大就，不原改业，不在话下。女儿小名秀月，年才十五岁，已受了邻近开生药铺郑厚德家之聘。那秀月生得姿容艳丽，意志妖娆，非常标致。怎见得？

但见：

蛾眉带秀，凤眼含情。

腰如弱柳风，面似矫花指水。

体态轻盈，汉家飞燕同称，

性袼风流，吴国西施并美，

蕊宫仙子谪人间，月殿嫦娥临下界。

不题秀月貌美，且说刘公待儿子长大，同田氏商议，要与他完姻，方待令媒人到张家去说，怡好郑厚德也教媒人来说，要娶秀月。刘公对媒人道：“多多上复郑亲家，小女年纪尚幼，一些妆奁未得，须再过几时，待小儿完姻过了，方及小女之事，时下断然不能从命。”

媒人得了言语，回复郑家。那郑厚德因是老年得子，爱惜如珍宝一般，恨不能风吹得大，早些儿与他毕了姻事，生男育女。今见刘公推托，好生不喜。再烦媒人去谈。媒人到刘家代说道：“令爱今年一十五岁，也不算年小了，到我家来时，即如主妇一般看待，决不难为。就是妆奁厚薄，但凭亲家，并不计论。还望亲家曲兄则个。”刘公立意先要与儿子完亲，然后嫁女。

媒人往返了几次，终是不兔，郑厚德无奈只得忍耐。当时若是刘公允了，却不省好些事只因执意不从，到后生出一段新闻，传说至今，正是：只因一着错，满盘俱是空。却说刘公推辞了郑家，央媒人杨二嫂到张家去说儿子的姻事。原来张寡妇母家姓杨，嫁的丈夫张良，原来是旧家子弟，自十六岁做亲，十七岁就生下一个女儿，唤名秋萍。

才隔一岁，又生个儿子，取名张浩，小字孩郎。两个儿女，方在襁褓中，张良就亡过了。亏张寡妇有些气节，同着养娘，守这两个儿女，不肯改嫁，因此人都唤她是张寡妇。光阴荏苒，两个儿女，渐渐长成。秋萍便许了刘家。孩郎从小聘定善丹青徐恒的妇儿文秀为妇。那秋萍、孩郎生得一般美貌，若良玉碾成，白粉团一般，加添资性聪明，男善读书，女工针黹。还有一件，不但才貌双全，且又孝悌兼之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杨三嫂到张家传送刘公之意，要择吉日娶小娘子过门。张寡妇母子相依，满意欲要再停几时。因男婚女嫁，乃是大事。只得应承。对杨二嫂道：“上复亲翁亲母，我家是孤儿寡妇，没什大妆整奁嫁送，不过随常粗布衣裳。凡事不要兄责。”

杨二嫂复了刘公，刘公备了八盒羹果礼物并吉期送到张家。张寡妇择了吉期，忙忙置办出嫁东西，看看日子己近，母女不忍相离，终日啼啼哭哭。谁想刘胜因冒风之后，出汗虚了，转为寒症，人事不省。十分危笃。吃的药就如泼在地上，一毫没用，求神问卜，俱说无救，吓得刘公夫妻魂胆具丧，守在床边，吞声对泣。

刘公与田氏商量道：“孩儿病恁样沉重，料必做亲不得。不如且回了张家，等待病痊，再释日罢。”田氏道：“老官儿，你许多年纪了，这样事情难道还不晓得，大凡病人势凶，得喜事一冲就好了。未曾说起的还要去相求，如今现成事体，怎么反要回她？”

刘公道：“我看孩儿病体，凶多吉少，若娶来家后冲得好时，此是万千之喜，不必讲了；徜或不好，可不害了人家子女，有个晚嫁的名头？”田氏道：“老官，你但顾了别人，却不顾自己。你我费了许多心机，定得一房媳妇。谁知孩子命薄，临做亲，却又患病起来，今若回了张家，胜儿无事，不消说起，万一有些山高水低，有什把臂，那原聘还了一半，也算是她们忠厚了。却不是人财两空！”